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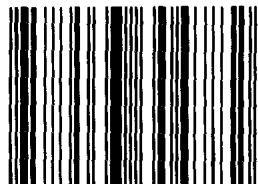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1/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875印張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圓

子部第一三〇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二)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學刻本

.....一

警語類抄八卷

〔明〕程達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汪元標刻本

.....四〇五

諸經品節二十卷(一)

〔明〕楊起元輯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六〇二

琅邪代醉編四十卷(二)

〔明〕張鼎思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陳性
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琅邪代醉
編四十卷》提要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攜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註語

群書註疏解說多有奇語如鄭氏月令註引汜勝之書
曰土上肩掘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潤
受澤譙虛開張含泉任萌蒞物歸中魯郊以丹鷄祝曰
以斯輪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如周官大祝註董仲舒
救日食說曰炤炤大明滅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
侵尊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
戒徒

命射

大戴禮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央拾有常既
順乃讓乃損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
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垂莫此命射之辭也

古樂

夏侯太初辨樂論神農有網罟之歌伏羲有豐年之詠
黃帝有龍衮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
網罟豐年二篇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註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皋謂嵇康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于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故作二曲非也顧况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行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豈敗散之說乎

馮惟訥刻詩古逸用心勞矣然亦有未盡者姑錄其一
二於此如越絕書漁父歌與吳越春秋稍不同其第二章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此當並載又昔者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
今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此不載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魏王子騫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晏饗亭酒行命歌師唱人間可哀之曲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見武夷舊志亦當增入

八蜡祝詞

筆乘云州木歸其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祝詞土及其澤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石與禮文少異

漢高手粉

漢高祖手粉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無羣戚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人大事也今定汝為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閭閻墓銘

閭閻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之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見任昉述異記

秦姬曲

燕丹傳王謂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則

甘泉歌

始皇作驪山陵周迴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謳金陵餘石大如樞三秦記

西漢文章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略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鷄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歸休歸休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長殿內有鸞

儒王史威長死墓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
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靈光厥銘何休王史威長載
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誠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
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
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
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熙寶而麒麟王之麟者水居
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
王之又云言為禍臣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廢容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鼎一儻可知其味也內范

郭象註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
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
而異也洪容齋錄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
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
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
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
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拱之談周
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然形玄黃
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
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煥然若陽春之自
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
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
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
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
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高允叔纂莊註其最奇者如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
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知
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又曰亂心不由於醜而恒
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悲夫又曰自三代
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夷之
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繫夷創又曰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
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離矣又曰夫

以蜘蛛結蟻之陋而布網轉元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又曰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適遠矣故雖陳羗里無異於紫極閣堂也又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又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慨然中路而歎泥其几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為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又曰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特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翽翽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躋經見抱朴子書又見寧封於青城見玉匱寧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躋等書見青城

記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性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因於由尹述此以資一笑

刺孟

宋劉章嘗冠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集亦有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之書攷之大率闕庸蔽怪詛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城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則宜以滌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機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樂視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與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曰孟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篡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丈人尚自為天子女婿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矢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秘索翼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倚酒擲于案上作皇懼狀踰牆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沽酒處幾多鳴榔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邀賓進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休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淵明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醎嗜好各亦自有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用脩云泰伯集中內始論明堂制刑禁論富國策省欲論本仁論潛書廣潛書其引孟子不一而足古詩示見云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則尊之至矣後人舍經史

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柴求兇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荆棘以求兇獸雖得之豈足慶也上九曰童蒙觸辟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而已增之次八曰無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交于鴛鴦不獲其榮鴛鴦能言之物交不擇地德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腰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為腹不為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惡喻石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咀咀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大之次八曰豐牆峭岬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辭于盧音茶為白盧為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孤雛之毛躬之賦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曰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言月

弦而將虧少縣而歲既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曰蒸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乾蒸無糝約矣腹雖不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蜺商雲朋聞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為慶三色為罰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二者並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失失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為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牝角魚木牝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

爾雅

爾雅小山岌大山岷大山官小山霍郭璞註岌魚泣反謂高過岷音桓官謂圍繞之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高過于大山者名岷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岷也小山在大山中而大山圍繞之名霍非謂小山名官大山名霍也爾雅又有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也鮮音息淺反釋名作𪔐音彥𪔐一孔者曰𪔐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翥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古爾雅註綸與組皆草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海中苔楊用脩曰

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綬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

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禽經註風鳥類越

人謂之風伯雨一足鳥一名商羊霜鵲鵲露鵲也大戴

禮註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

喻樂言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

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

也昌言註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辟梧比平堯柳用修云語極新按

古文宅西曰卯谷卯本柳字堯柳豈從此耶北或當作

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

星好風也語亦新

埤雅棧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棧木之文如羅

杉木之文如錦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

棧羅杉錦棟綾之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升菴曰言農

候也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

至草木黃落未乃登見死獲死也

左傳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註餘子嫡子之母弟也為治也

門其三門左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

雨脯

春秋後語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

蚌方暴而鵲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鵲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

死鵲以兩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

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

著感春賦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

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

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耶延篤答高義方書今

茲以五經為簞簞書傳為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

暇蚌脯也

圓丘

祭天圓丘祭地方澤自古記之太史公封禪書曰天好

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

必於澤中圓丘云雖言封禪事出無經然圓丘亦以祭

地前所未聞錄以紀異

漆器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

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

繁露

今所傳春秋繁露六一居士程泰之皆疑其非真泰之
引通典所載繁露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刀之在右
白虎之象鈞之在前朱雀之象冠之在首玄武之象四
者人之盛節也又引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又引
太平御覽所載語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又張湯欲以
驚為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鳧鳧非驚愚以為不可
諸如此類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正與繁露所書
之意合而今皆不載故特錄出之

孔子鼓琴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
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
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出卜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此與
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逸篇又得

數則併錄於此

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
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雀

鵠起

鵠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游鳧問

游鳧問雄黃曰今遂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
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
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

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魅
祟也

亢鋸

孔若亢鋸之柄亢率也柄有所斷割也
龜觚率觚之柄以斷物也

龜觚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龜觚而聽踞龜類也

羊溝之雞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
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謂雞處株魁也雞畏狸也

夢

呂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誦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衆夢文王此呂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於戰國之世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著簪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孔子使弟子問之對曰向刈著簪亡吾著簪是以哀之孔子曰刈著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悲不忘故也耕餘

顏子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鍊鏹三摧不知所出余讀耕餘博覽內稱孔子晚年喜易章編三絕鍊鏹三摧漆書三滅下云出莊子然則鐵鏹事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以為顏子耶然云出莊子今莊子又無此文不知南丘又何據也余又讀東漢崔駰傳顏子明仁于度較注云度較未詳古聖賢事跡其淹沒不著者蓋多矣

有若

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燂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宰

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爲進退也

曾子

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不知何據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禹掛冠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鹽鐵論亦曰禹感洪水身

親其勞簪墜不掇冠掛不顧又吳越春秋禹循江沂河

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顧吳越春秋或言漢末人偽作不知三書孰創孰述也砥柱銘量不出此又不知朱子所謂有箇文字是見此三書中何書其謂後漢書注有無限事誠然後漢書注前漢所不及也又孟子禹八年於外而吳越春秋止云七年亦異

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王應麟曰鏤心未詳所出今中庸但有服膺之語余疑中庸豈一人耶恐非四書之中庸也

不欺

傳稱子產為政民不忍欺然觀生魚事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鹽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几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鈞

馮衍顯志賦臯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引呂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然衍必自有據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觀此乃知舜與臯陶自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臯陶之興亦以釣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甚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矣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子書中最有粹然之語如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水而

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王伯厚曰淮南主術訓魏文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本于此按慎子中今無此語蓋逸之矣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此語與樂記相出入性之害樂記作性之欲史記作性之頌徐廣曰頌容也容字妙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見東漢衛彪傳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楊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周一體萬分中

之一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容齋

直躬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死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玄黃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注云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礼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言即此書

稷狐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手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常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稷狐之字甚奇且新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

國是

國是二字今人常用未知何出後漢書桓譚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教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令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碩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息食批

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息鴈必以批無得以粟於是倉無批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得一石批吏以為貴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批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

賞先雍季

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問於舅犯舅犯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倚利而後無復遂與荆人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晉策哉子曰吾於晉兼取二三策而已賞雍季其一也用舅犯之謀以勝楚用舅犯之賞以賞季晉文善用賞矣犯無競容季無赧色師師哉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烹之曰汝欲寡人之哽耶何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水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及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取

緯書

王浚川曰緯書多以三字為名如尚書考靈耀春秋元命苞佐助期運斗樞文耀鉤咸精符易坤靈圖遁卦驗乾鑿度禮含元嘉詩含神靈孝經援神契皆異端邪術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書今雖不存而類書引用尚多終惑後學余按緯書名尚不止此如樂緯有動聲儀叶圖徵尚書又有璇璣鈴帝命驗中候春秋又有保乾圖潛潭巴演孔圖合誠圖考異郵漢合學雜書甄曜度論語髓輔象孝經又有鉤命決禮又有斗威儀又有河圖括地象錄運法會昌符赤伏符合古篇提劉子易有稽覽圖天人應詩又有汜歷樞

河圖要元篇

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脉土良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今見茅山志

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列子秦青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然記裴氏新言袁准正書表子正論蘇子陸子

東都事考

卷之十

子部

張顯柳言千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得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王元美曰符子書在道藏中非隱僻而升卷以為已亡余在白下編求道藏皆非全書亦未得見符子今錄用脩所引隋藝文志二則於左

太公涓釣於隱溪罷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臼其肘觸崖若路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

五年不其一年何則周人之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金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之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尸子書亦不傳今錄其雜出諸書者一二

尸子曰崑崙之墟玉紅之艸生焉食一實而醉卧三百歲而始寤鴻○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鶩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說○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

東都事考

卷之十

子部

蒲衣子其事見此因學○仁意篇云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養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禽經多粹語今錄其一二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叱百鳥墜之注鳳死曰靡鸞死曰叱○鸞瑞鳥一曰鸞